

萬里長城非秦始



太凡
格
言

廟觀如浮雲過太空，
皆見即杳，不必留置胸中。
徒自攻伐，能作如是觀，
亦歎火世界一帖消涼散也。

起於中國西部的甘肅省的嘉峪關，迄於中國東部海邊山海關止，共有一千多公里，其中有的是大陡坡，有的地方却是直

(二)

上直下，像懸屋絕壁一樣聳立着，令人驚嘆不已。它的高度一般都是三丈，寬一丈五尺到三丈，是用大石磚砌成，據工程學家統計，如用秦長城的磚改造成七尺高四尺寬的小城，它就可以繞地球一個圈。

這座為世界人士注目的長城，不但建築工程偉大，而且建築得非常堅固，幾千年來，任憑風吹雨打，到現在，就只有少數部份被破壞了以外，大多完整無損，的地基還顯得非常堅固。

讀者或許要問，這麼長的長城，防守起來很困難，就是每碉堡使用一兵，不知要幾多

人，可是，我們老祖宗聰明得很，他們想出了防守的方法，當時沒有今天的通訊設備，發生事件必須要人去送信，送信慢，於是想出「烽火台」傳警，如果守兵發出了敵人，就趕快的到烽火台上放求救信號，這信號白天是用東西燒出的白烟，在黑夜里看不見，就得將東西燒出火光，遠近的軍營都派有瞭望哨，專監視這些等地區升起的烟火

，如果發現，就趕快派兵增援，敵人就從那道門攻其不備，於是在每道門都設有好幾道城，每一座城都和碉堡一樣易守難攻，並且在每一道城裏都設有兵房駐有重兵。

長城的通道比較著名的有七個，如

名人諧趣詩句



因素筆將前詩詮錯其句題壁上：

「平生不作醉鄉侯，況復星馳速置郵。
一風流蘊絕，使人會心微笑。
聞說銅街已升轉，武岡可是五缸州。」

錢某好作遊戲詩，當地有寺臨河，寺有少年僧某，善彈琵琶，好衣紅袖襯，兄監寺壁題詩，紅袖襯題似花，

因書字要分魚豕，過客風塵異馬牛。
碧英女史，有詩題壁，漫勞明府續糟邱。
并簡退師，莫丈，孤風三兄，立民，藝民，錦濤，鍍棠，文蔚，則平，少白諸君，詩書堂榜題題似花。

長沙，善化令某，升岡州牧，置孺孺杖。
「喜穿納襪惡袈裟，紅袖襯題似花。」

金善，爲之綴頌，得免驅逐，戲作詩張，王深壓錯詮繼，遠絕旁冤樂此生。

范仲淹 宋澤 范仲淹附：韓琦

都叛歸女真，翌年正月，阿骨打

遂用漢人楊朴之號稱帝國號曰金

，時為徵宗政和五年，遼大慶五年

，公元一一千五百六十一年。

翌年，遼主親征金，軍隊虜得

七十萬，結果大敗，金軍陷黃龍府

（今吉林省農安縣），逼混同江，

下東京（今遼寧省瀋陽縣），取瀋

州（今遼寧省遼陽縣），遼人不斷

求和，而金人之後件，與日俱增，

興亡之勢，是非常明白了。

北宋亡國，與遼如出一轍，一

則國事任由小人，二則皇帝驕奢淫

佚，不過天祚帝喜歡的，是遊獵海

東青，而徽宗比較文雅，他喜歡書

畫工藝品，特別是江南的花草奇石

。他命令宦官童貫在蘇杭設局，採

辦花石綱（開凿花石綱）建設僧

寺道院，開寶宮中移戲，道教神

，弄得天下大驚然，民變四起，方賊

大計，另一太監梁師成主持內政，

貪引蔡京王徽爲相，定賊滅遼之

策，加速遼宋之亡。

童貫在對吐蕃小勝之後，就想

立功於攻遼，政和元年（公元一一千

一），他聽說女真興，自請

立功於攻遼，政和元年（公元一一千

緣奇香玉



著青心。

扶下山虎立已背後，而

四圍觀察良久，毫無所見

故令其一望板壁上，是時

太陽尚未幾，日光還在外

小蘭香復以雪白玉手

射入，小蘭香之倩影，映

於壁板之上，故小蘭香一

示指下山虎而言曰，虎

爺，凡人心有所疑，則目

光亦隨心而轉變，你自

意所見，必為我之影也，你細視之

看我言有錯否，當時下山虎聞言，其

怒則平十之八七，又為小蘭香不婉解

釋，於是狐疑化為烏有，乃笑而點其首

曰，汝心細，比不能不服汝矣，然則汝

有誰相借，山虎乎，小蘭香曰，我何須人

伴，汽車中自有司機，且此司機為我僱熟

者，我久何慮，你返我寓所，芬姐在乎

，因我老父之消息在此後，已不再

將情形告你，彼乃忙，遂令你勞頓如

此，芬姐真無心腸也，此時下山虎之怒

益平，乃笑曰，然則吾偕同金出

埠，以伸晨昏者亦佳，免至兩地相

隔，往來不便也，老人曰，否，今日得

足養，神志也，大埠如此煩囂，為半留

俗之累，習慣寂靜，不願出埠矣

且一間山雖不甚高，然一即墜，亦頗

險矣。

×大玉

小蘭香本不欲即離開正地，蓋已囑

亞流明日來接己也，乃對下山虎曰，我

擬明日始返，申我謹與老父相見，安忍

立即冒別，且我擬迎母來，須與老父

見你等時，歡愉，則老夫便心暢快無

極矣。

×大玉

老夫哉，壯士既與吾女愛好，可偕之

返大埠，有暇來此一見我，我老矣，日

見小女，喜慰無量，然老夫已拋棄一切

氣盡平，乃笑曰，然則吾偕同金出

埠，以伸晨昏者亦佳，免至兩地相

隔，往來不便也，老人曰，否，今日得

足養，神志也，大埠如此煩囂，為半留

俗之累，習慣寂靜，不願出埠矣

且一間山雖不甚高，然一即墜，亦頗

險矣。

×大玉

小蘭香本不欲即離開正地，蓋已囑

亞流明日來接己也，乃對下山虎曰，我

擬明日始返，申我謹與老父相見，安忍

立即冒別，且我擬迎母來，須與老父

見你等時，歡愉，則老夫便心暢快無

極矣。

×大玉

老夫哉，壯士既與吾女愛好，可偕之

返大埠，有暇來此一見我，我老矣，日

見小女，喜慰無量，然老夫已拋棄一切

氣盡平，乃笑曰，然則吾偕同金出

埠，以伸晨昏者亦佳，免至兩地相

隔，往來不便也，老人曰，否，今日得

足養，神志也，大埠如此煩囂，為半留

俗之累，習慣寂靜，不願出埠矣

且一間山雖不甚高，然一即墜，亦頗

險矣。

×大玉

老夫哉，壯士既與吾女愛好，可偕之

返大埠，有暇來此一見我，我老矣，日

見小女，喜慰無量，然老夫已拋棄一切

氣盡平，乃笑曰，然則吾偕同金出

埠，以伸晨昏者亦佳，免至兩地相

隔，往來不便也，老人曰，否，今日得

足養，神志也，大埠如此煩囂，為半留

俗之累，習慣寂靜，不願出埠矣

且一間山雖不甚高，然一即墜，亦頗

險矣。

×大玉

老夫哉，壯士既與吾女愛好，可偕之

返大埠，有暇來此一見我，我老矣，日

見小女，喜慰無量，然老夫已拋棄一切

氣盡平，乃笑曰，然則吾偕同金出

埠，以伸晨昏者亦佳，免至兩地相

隔，往來不便也，老人曰，否，今日得

足養，神志也，大埠如此煩囂，為半留

俗之累，習慣寂靜，不願出埠矣

且一間山雖不甚高，然一即墜，亦頗

險矣。

×大玉

老夫哉，壯士既與吾女愛好，可偕之

返大埠，有暇來此一見我，我老矣，日

見小女，喜慰無量，然老夫已拋棄一切

氣盡平，乃笑曰，然則吾偕同金出

埠，以伸晨昏者亦佳，免至兩地相

隔，往來不便也，老人曰，否，今日得

足養，神志也，大埠如此煩囂，為半留

俗之累，習慣寂靜，不願出埠矣

且一間山雖不甚高，然一即墜，亦頗

險矣。

×大玉

老夫哉，壯士既與吾女愛好，可偕之

返大埠，有暇來此一見我，我老矣，日

見小女，喜慰無量，然老夫已拋棄一切

氣盡平，乃笑曰，然則吾偕同金出

埠，以伸晨昏者亦佳，免至兩地相

隔，往來不便也，老人曰，否，今日得

足養，神志也，大埠如此煩囂，為半留

俗之累，習慣寂靜，不願出埠矣

且一間山雖不甚高，然一即墜，亦頗

險矣。

×大玉

老夫哉，壯士既與吾女愛好，可偕之

返大埠，有暇來此一見我，我老矣，日

見小女，喜慰無量，然老夫已拋棄一切

氣盡平，乃笑曰，然則吾偕同金出

埠，以伸晨昏者亦佳，免至兩地相

隔，往來不便也，老人曰，否，今日得

足養，神志也，大埠如此煩囂，為半留

俗之累，習慣寂靜，不願出埠矣

且一間山雖不甚高，然一即墜，亦頗

險矣。

×大玉

老夫哉，壯士既與吾女愛好，可偕之

返大埠，有暇來此一見我，我老矣，日

見小女，喜慰無量，然老夫已拋棄一切

氣盡平，乃笑曰，然則吾偕同金出

埠，以伸晨昏者亦佳，免至兩地相

隔，往來不便也，老人曰，否，今日得

足養，神志也，大埠如此煩囂，為半留

俗之累，習慣寂靜，不願出埠矣

且一間山雖不甚高，然一即墜，亦頗

險矣。

×大玉

老夫哉，壯士既與吾女愛好，可偕之

返大埠，有暇來此一見我，我老矣，日

見小女，喜慰無量，然老夫已拋棄一切

氣盡平，乃笑曰，然則吾偕同金出

埠，以伸晨昏者亦佳，免至兩地相

隔，往來不便也，老人曰，否，今日得

足養，神志也，大埠如此煩囂，為半留

俗之累，習慣寂靜，不願出埠矣

且一間山雖不甚高，然一即墜，亦頗

險矣。

×大玉

老夫哉，壯士既與吾女愛好，可偕之

返大埠，有暇來此一見我，我老矣，日

見小女，喜慰無量，然老夫已拋棄一切

氣盡平，乃笑曰，然則吾偕同金出

埠，以伸晨昏者亦佳，免至兩地相

隔，往來不便也，老人曰，否，今日得

足養，神志也，大埠如此煩囂，為半留

俗之累，習慣寂靜，不願出埠矣

且一間山雖不甚高，然一即墜，亦頗

險矣。

×大玉

老夫哉，壯士既與吾女愛好，可偕之

返大埠，有暇來此一見我，我老矣，日

見小女，喜慰無量，然老夫已拋棄一切

氣盡平，乃笑曰，然則吾偕同金出

埠，以伸晨昏者亦佳，免至兩地相

隔，往來不便也，老人曰，否，今日得

足養，神志也，大埠如此煩囂，為半留

俗之累，習慣寂靜，不願出埠矣

且一間山雖不甚高，然一即墜，亦頗

險矣。

×大玉

老夫哉，壯士既與吾女愛好，可偕之

返大埠，有暇來此一見我，我老矣，日

見小女，喜慰無量，然老夫已拋棄一切

氣盡平，乃笑曰，然則吾偕同金出

埠，以伸晨昏者亦佳，免至兩地相

隔，往來不便也，老人曰，否，今日得

足養，神志也，大埠如此煩囂，為半留

不久以前，美國中西部有一位主婦，患有極嚴重的心臟病，已達生死階段，經醫生診斷之後，發現她心臟附近的一根大動脈管，已生有一個大瘤，除非把它切下來另換一段新管外，已無生希望。

主治的醫生便立即發一個電報至馬里蘭州的海軍醫療中，向韓德博士求助，第二天大清早，便收到一個航寄急件，到達的小包裹，裏面有一個玻璃瓶子，藏有一段五寸長的管子。

經過醫生剖開始的胸部，切除已損壞的血管，換上新管後，才幾分鐘，血液便已能照常循環流通，幾星期後，這位主婦，已完全復原而出院了。

醫學家認為人體猶如機器一樣，機器損壞後，可以到工廠中添配螺絲釘或齒輪等零件，人體如有疾病，當然也可至大醫院添配各類零件——五官四肢，五臟六腑或各種血管等。

上面所說的那位心臟病患者，因配得零件而治癒，這不過是千萬病人中之一例而已。

德克薩斯洲有一個女孩子，不慎給

汽油燒傷，損壞皮膚達全體的百分之七十，這在以前為無法治癒的。

急瘋了的父親，雖願意割膚療女，依舊於事無補，醫生便發電至馬里蘭州「皮膚銀行」商借皮膚一千平方寸，不久，便有七十瓶的寶貴皮膚由飛機送到女孩子的身邊，便已從死亡邊緣線上掙扎回來。

各種零件，並不一定須要真貨，有時亦可利用代用品，最近芝加哥聖路克

醫院，曾用「根尼爾鋼製長鏈子」的

人體零件賣庫

，患極嚴重的心臟病，已達生死階段，經醫生診斷之後，發現她心臟附近的一根大動脈管，已生有一個大瘤，除非把它切下來另換一段新管外，已無生希望。

主治的醫生便立即發一個電報至馬

里蘭州的海軍醫療中，向韓德博士求助，第二天大清早，便收到一個航寄急件，到達的小包裹，裏面有一個玻璃瓶子，藏有一段五寸長的管子。

經過醫生剖開始的胸部，切除已損壞的血管，換上新管後，才幾分鐘，血

液便已能照常循環流通，幾星期後，這

位主婦，已完全復原而出院了。

醫學家認為人體猶如機器一樣，機

器損壞後，可以到工廠中添配螺絲釘或齒輪等零件，人體如有疾病，當然也可至大醫院添配各類零件——五官四肢，五臟六腑或各種血管等。

上面所說的那位心臟病患者，因配

得零件而治癒，這不過是千萬病人中之

一例而已。

德克薩斯洲有一個女孩子，不慎給

汽油燒傷，損壞皮膚達全體的百分之七十，這在以前為無法治癒的。

急瘋了的父親，雖願意割膚療女，依舊於事無補，醫生便發電至馬里蘭州「皮膚銀行」商借皮膚一千平方寸，不久，便有七十瓶的寶貴皮膚由飛機送到女孩子的身邊，便已從死亡邊緣線上掙扎回來。

各種零件，並不一定須要真貨，有時亦可利用代用品，最近芝加哥聖路克

醫院，曾用「根尼爾鋼製長鏈子」的

人體零件賣庫

，患極嚴重的心臟病，已達生死階段，經醫生診斷之後，發現她心臟附近的一根大動脈管，已生有一個大瘤，除非把它切下來另換一段新管外，已無生希望。

主治的醫生便立即發一個電報至馬

里蘭州的海軍醫療中，向韓德博士求助，第二天大清早，便收到一個航寄急件，到達的小包裹，裏面有一個玻璃瓶子，藏有一段五寸長的管子。

經過醫生剖開始的胸部，切除已損壞的血管，換上新管後，才幾分鐘，血

液便已能照常循環流通，幾星期後，這

位主婦，已完全復原而出院了。

醫學家認為人體猶如機器一樣，機

器損壞後，可以到工廠中添配螺絲釘或齒輪等零件，人體如有疾病，當然也可至大醫院添配各類零件——五官四肢，五臟六腑或各種血管等。

上面所說的那位心臟病患者，因配

得零件而治癒，這不過是千萬病人中之

一例而已。

德克薩斯洲有一個女孩子，不慎給

汽油燒傷，損壞皮膚達全體的百分之七十，這在以前為無法治癒的。

急瘋了的父親，雖願意割膚療女，依舊於事無補，醫生便發電至馬里蘭州「皮膚銀行」商借皮膚一千平方寸，不久，便有七十瓶的寶貴皮膚由飛機送到女孩子的身邊，便已從死亡邊緣線上掙扎回來。

各種零件，並不一定須要真貨，有時亦可利用代用品，最近芝加哥聖路克

醫院，曾用「根尼爾鋼製長鏈子」的

人體零件賣庫

，患極嚴重的心臟病，已達生死階段，經醫生診斷之後，發現她心臟附近的一根大動脈管，已生有一個大瘤，除非把它切下來另換一段新管外，已無生希望。

主治的醫生便立即發一個電報至馬

里蘭州的海軍醫療中，向韓德博士求助，第二天大清早，便收到一個航寄急件，到達的小包裹，裏面有一個玻璃瓶子，藏有一段五寸長的管子。

經過醫生剖開始的胸部，切除已損壞的血管，換上新管後，才幾分鐘，血

液便已能照常循環流通，幾星期後，這

位主婦，已完全復原而出院了。

醫學家認為人體猶如機器一樣，機

器損壞後，可以到工廠中添配螺絲釘或齒輪等零件，人體如有疾病，當然也可至大醫院添配各類零件——五官四肢，五臟六腑或各種血管等。

上面所說的那位心臟病患者，因配

得零件而治癒，這不過是千萬病人中之

一例而已。

德克薩斯洲有一個女孩子，不慎給

汽油燒傷，損壞皮膚達全體的百分之七十，這在以前為無法治癒的。

急瘋了的父親，雖願意割膚療女，依舊於事無補，醫生便發電至馬里蘭州「皮膚銀行」商借皮膚一千平方寸，不久，便有七十瓶的寶貴皮膚由飛機送到女孩子的身邊，便已從死亡邊緣線上掙扎回來。

各種零件，並不一定須要真貨，有時亦可利用代用品，最近芝加哥聖路克

醫院，曾用「根尼爾鋼製長鏈子」的

人體零件賣庫

，患極嚴重的心臟病，已達生死階段，經醫生診斷之後，發現她心臟附近的一根大動脈管，已生有一個大瘤，除非把它切下來另換一段新管外，已無生希望。

主治的醫生便立即發一個電報至馬

里蘭州的海軍醫療中，向韓德博士求助，第二天大清早，便收到一個航寄急件，到達的小包裹，裏面有一個玻璃瓶子，藏有一段五寸長的管子。

經過醫生剖開始的胸部，切除已損壞的血管，換上新管後，才幾分鐘，血

液便已能照常循環流通，幾星期後，這

位主婦，已完全復原而出院了。

醫學家認為人體猶如機器一樣，機

器損壞後，可以到工廠中添配螺絲釘或齒輪等零件，人體如有疾病，當然也可至大醫院添配各類零件——五官四肢，五臟六腑或各種血管等。

上面所說的那位心臟病患者，因配

得零件而治癒，這不過是千萬病人中之

一例而已。

德克薩斯洲有一個女孩子，不慎給

汽油燒傷，損壞皮膚達全體的百分之七十，這在以前為無法治癒的。

急瘋了的父親，雖願意割膚療女，依舊於事無補，醫生便發電至馬里蘭州「皮膚銀行」商借皮膚一千平方寸，不久，便有七十瓶的寶貴皮膚由飛機送到女孩子的身邊，便已從死亡邊緣線上掙扎回來。

各種零件，並不一定須要真貨，有時亦可利用代用品，最近芝加哥聖路克

醫院，曾用「根尼爾鋼製長鏈子」的

人體零件賣庫

，患極嚴重的心臟病，已達生死階段，經醫生診斷之後，發現她心臟附近的一根大動脈管，已生有一個大瘤，除非把它切下來另換一段新管外，已無生希望。

主治的醫生便立即發一個電報至馬

里蘭州的海軍醫療中，向韓德博士求助，第二天大清早，便收到一個航寄急件，到達的小包裹，裏面有一個玻璃瓶子，藏有一段五寸長的管子。

經過醫生剖開始的胸部，切除已損壞的血管，換上新管後，才幾分鐘，血

液便已能照常循環流通，幾星期後，這

位主婦，已完全復原而出院了。

醫學家認為人體猶如機器一樣，機

器損壞後，可以到工廠中添配螺絲釘或齒輪等零件，人體如有疾病，當然也可至大醫院添配各類零件——五官四肢，五臟六腑或各種血管等。

上面所說的那位心臟病患者，因配

得零件而治癒，這不過是千萬病人中之

一例而已。

德克薩斯洲有一個女孩子，不慎給

汽油燒傷，損壞皮膚達全體的百分之七十，這在以前為無法治癒的。

急瘋了的父親，雖願意割膚療女，依舊於事無補，醫生便發電至馬里蘭州「皮膚銀行」商借皮膚一千平方寸，不久，便有七十瓶的寶貴皮膚由飛機送到女孩子的身邊，便已從死亡邊緣線上掙扎回來。

各種零件，並不一定須要真貨，有時亦可利用代用品，最近芝加哥聖路克

醫院，曾用「根尼爾鋼製長鏈子」的

人體零件賣庫

，患極嚴重的心臟病，已達生死階段，經醫生診斷之後，發現她心臟附近的一根大動脈管，已生有一個大瘤，除非把它切下來另換一段新管外，已無生希望。

主治的醫生便立即發一個電報至馬

里蘭州的海軍醫療中，向韓德博士求助，第二天大清早，便收到一個航寄急件，到達的小包裹，裏面有一個玻璃瓶子，藏有一段五寸長的管子。

經過醫生剖開始的胸部，切除已損壞的血管，換上新管後，才幾分鐘，血

液便已能照常循環流通，幾星期後，這

位主婦，已完全復原而出院了。

醫學家認為人體猶如機器一樣，機

器損壞後，可以到工廠中添配螺絲釘或齒輪等零件，人體如有疾病，當然也可至大醫院添配各類零件——五官四肢，五臟六腑或各種血管等。

上面所說的那位心臟病患者，因配

得零件而治癒，這不過是千萬病人中之

一例而已。

德克薩斯洲有一個女孩子，不慎給

汽油燒傷，損壞皮膚達全體的百分之七十，這在以前為無法治癒的。

急瘋了的父親，雖願意割膚療女，依舊於事無補，醫生便發電至馬里蘭州「皮膚銀行」商借皮膚一千平方寸，不久，便有七十瓶的寶貴皮膚由飛機送到女孩子的身邊，便已從死亡邊緣線上掙扎回來。

各種零件，並不一定須要真貨，有時亦可利用代用品，最近芝加哥聖路克

醫院，曾用「根尼爾鋼製長鏈子」的

人體零件賣庫

，患極嚴重的心臟病，已達生死階段，經醫生診斷之後，發現她心臟附近的一根大動脈管，已生有一個大瘤，除非把它切下來另換一段新管外，已無生希望。

主治的醫生便立即發一個電報至馬

里蘭州的海軍醫療中，向韓德博士求助，第二天大清早，便收到一個航寄急件，到達的小包裹，裏面有一個玻璃瓶子，藏有一段五寸長的管子。

經過醫生剖開始的胸部，切除已損壞的血管，換上新管後，才幾分鐘，血

液便已能照常循環流通，幾星期後，這

位主婦，已完全復原而出院了。

醫學家認為人體猶如機器一樣，機

器損壞後，可以到工廠中添配螺絲釘或齒輪等零件，人體如有疾病，當然也可至大醫院添配各類零件——五官四肢，五臟六腑或各種血管等。

上面所說的那位心臟病患者，因配

得零件而治癒，這不過

